

# 永生，有意思么？

□ 撰稿 | 薄荷

二十出头的时候，我一度很怕死。尤其到了夜静更深，“世间种种终必成空”的恐惧感格外清晰，有朝一日，如何是好？想来想去，简直百忧咸集，辗转反侧。当是时也，如果能遇见《上载人生》提供的机会：临终之际可以选择把意识上载备份，从此迈进永恒的数字天堂，我大概会欢欣鼓舞，不惜一切代价抓住。

意识独立于身体而存在，一向是科幻类作品钟爱的题材。上溯到《黑客帝国》和《源代码》时代大热的“箱中之脑”一类概念，关注我们能否分辨现实与虚拟，能否确定周遭的世界究竟是客观实在还是神经元的电信号。《西部世界》在真实性这个问题上宕开一笔，不关心人类，力挺人工智能，大获成功。有一些影视作品已经塑造出特别激进，以至于积极舍弃肉身、主动追求转以代码模式存在的角色。跟这些前辈相比，《上载人生》的“数字天堂”立意本身并不新鲜，主要胜在讲述亲切俏皮、饶富趣味。比如死后化身为一行行代码的男主，生前是个写代码为生的程序员；比如数字天堂虽然栩栩如生，但是画面依然会掉帧，远景里的人会卡顿；人物的头顶会冒出钱币，随手一挥就可以给五星好评。

在亲切背后，《上载人生》某些地方是相当现实主义的。数字天堂的生活水准与金钱休戚相关，流量充足的富人锦衣华服、肉山酒海、霜橘香橙，而买不起流量的穷人身着运动装，住在地下室，连有限的几本书都只提供五页试读版。女主的工作是负责打理富人死后的人生。在数字世界里，她是客户们的“天使”，打个响指，召之即来，有求必应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，她要挤沙丁鱼地铁摇摇晃晃去上班，进办公楼时前面的人头也不回一放手，大门险些就拍在



脸上，打工仔生活相当真切，虚拟和现实的落差鲜明。不过与《黑镜》擅长的辛辣不同，《上载人生》喜欢以人物情感调和故事原有的锐利，旨在营造一种温和的黑色幽默——嫌弃的人可能会说，给真相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。

拿掉数字天堂的背景，《上载人生》大体是个言情剧，有一切言情剧很难避免的毛病：男女主的感情戏乏善可陈，像是为了发生而发生。男主乍看特像汤姆·克鲁斯，本来是卖身且卖友的花瓶男，毫无道理地在死后突然迸发正能量。有点儿看头的倒是男主卖身的多金女友，忽而深情，忽而犯二，给贫弱的主线剧情增添一丝有趣的不确定。

《上载人生》女主的父亲不愿去数字天堂，除了没钱去不起，也因为他已经去世的妻子不在那里。这个情节流露出剧集的言情本色，暗示如果能和爱人团圆，世人就没有理由不向往永生。和年轻时动不动就忧从中来不同，我现在倒感觉一切的奔波劳碌，总归要有个终止，有个停息。年深日久寒来暑往，见识的鸡零狗碎、忧烦苦累越来越多，俗世的璀璨已经不再熠熠生辉，至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令我无限心折。想一想，如果死了之后，还是要不停地认识新的朋友、添上新的纠葛，甚至还要一边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，一边跟邻居老头儿敦睦友好，哪里还有一丝RIP的意思。当然，这种向往“一劳永逸”的消极认识，可能还是因为我钱不够多。不过，倘若逝者的存在需要仰仗银行账户，也就依然受控在拥有账户的生者手中。死了还要讨好，还要算计，漫漫永恒没结没完，到多咱算一站呢。如此相看望怜、苟延残喘的永生，多少应了《红楼梦》里贾母笑着说的，“也没什么意思”。

